

新世说

“你八十几了吧?”甲问得直截了当。“很老了。”乙不肯正面回答。

“你今年几岁?”甲也许不觉得乙老,也许虽觉得乙老,没有说出猜测。“建军节。”乙婉转答话,还有点幽默。

“你很年轻。”甲以夸代问。“哪里,过了古稀。”乙答话和颜悦色,但没有说出实际年龄。

三种问法,看得出问者的文化素养和答者回应的态度。

我常上街买菜,若是摊主绷着脸,顾客稍微还点价,他便回“少一分钱也不卖”,我来这一摊就没有第二回了。我每天买豆花,老板娘倒不见得“微笑服务”,但我注意到,她总是很麻利地将豆花装盒套进袋子,不是往你面前一放,而是交到你手上。

太阳出来了,可以出门去了。穿上合脚的鞋,说走就走开步。

绑好鞋带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若是鞋带绑得不紧,走着走着,就更松了,每一步鞋子都扯脚后跟,不及时补上这个工程,脚不答应。此刻,连走到一个坐处都走不了,只好弯下腰来绑紧鞋带。危险往往就在这时到来,无人搀扶,一颠就出事了。

麻辣烫

时常有人说,“80后”老了。总有“80后”拍案反驳:“凭什么说‘80后’老了?”可较真一算,反驳的人立马被泼了盆凉水。“80后”最年轻的已37岁,现在顶多算是抓着青春的窗沿探头回望,不想往前挪,明知留不住,还想多望两眼,伸手再抓一抓青春的尾巴,毕竟,“80后”的先头部队早跨入了中年的门槛。

最难言说的,莫过于我们这些1979年出生的人,论年纪,比“80后”早踩了一脚岁月的油门,想说自己年轻,底气何其不足。遥想当年“80后”风头正劲、集体刷存在感时,想凑上去混个“同龄人”,人家愣是摆手阻拦:“差一岁也是前辈,请高位就列!”

可转头让1979年出生的人去认“70后”的身份,又打心底里不情愿,和“80后”就差一年半载的距离,怎么就被定性为老气横秋的“70后”呢?如此一来,1979年出生的人,就成了“前不想跟‘70后’,后跟不了‘80后’”的孤家寡人,连装年轻都得比别人矮三分。

自从“‘80后’已老”的论断横空出世,暴击砸懵了不少人,可1979年生人反倒偷着乐,由此寻得安慰:“我老你也老,谁也别想跑!”想当年,那些把“70后”“80后”分际线划得比楚河汉界还清的“80后”,如今再瞧瞧?不少“80后”的发际线都退到后脑勺了;反观“70后”这边,头顶依然郁郁葱葱的却大有人在。都这光景了,谁还比谁更硬气笑话谁?现在大家都是嘴硬的中年玩家。



(CFP 图)

浮世绘



虽说小区的“年纪”有点大,外观上让人有一种风烛残年的感觉。然而,由于小区远离街区,少了一些烦人的嘈杂声,加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周围树木掩映,多了一些幽静与淡雅,很适合像我一样喜欢安静的人居住。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每每进出小区,小区各栋楼房的外墙、过道和楼梯旁,甚至是电梯间、自家门前,被一些小广告贴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小广告,清一色的白纸黑字,有办证的、有疏通下水道的、有修

细节

□陈志泽

我见过。年纪大了,危险往往就等在这种无依无靠的小事里,可别让它等上了。最要紧的是开头的“绑鞋带”——老人啊!凡事都得把自己绑紧些,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也别松懈。

我当某刊编辑25年,退休也已多年,竟然有多位作家,还保留着当年普通作者时来稿,我给他们的回信,在某个场合,特地带给我看,让我觉得意外,也很欣慰。晋江一位黄君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提及:“20世纪80年代,我在志泽老师主编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散文《桑树礼赞》,他亲笔修改并回了我一封信,指出‘这种礼赞性笔法,模仿杨朔痕迹太明显,不值得提倡,作家还是要在前人基础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让在创作道路徘徊的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当众念了这一篇文章。黄君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如此谦虚,让人深受感动。我当时给一些投稿的作者回信确实确实是件小事,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谁能说这样的细节不生动地体现编辑与作者的良好关系与亲切的感情?给投稿的作者回信,这是我当年作为编

变老又何妨

□白水

以前看别人总觉得,那些四十多岁的不再年轻,日常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连说话都带着点“过来人”的沧桑。可真等自己踩过四十岁的门槛,才惊觉内心还揣着个没长大的小孩:照样爱凑新鲜爱凑热闹,偶尔还蹦跶着装个嫩。可现在我们偶尔运动,跑没几步就气喘吁吁,只得坐下来喝功能饮料,看着场上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们奔跑跳跃,突然发现自已连欢呼都中气不足。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现在的年轻人就连追的明星,都从周杰伦、蔡依林,变成了清一色不认“奶fufu”的小鲜肉。

现在的我们,主打一个死鸭子嘴硬,就是不愿意承认变老,总觉得变老是别人的事,自己还能再折腾几年。直到各种猝不及防的“称呼暴击”找上门,才让我们幡然醒悟。那些称呼像一记记耳光,把我们“青春滤镜”里打醒。镜前仔细端详:皱纹悄悄加深了沟壑,白发又多了好些同伴,皮肤也早已没了往日的紧致。以前觉得养生是老年人的专属,如今想法彻底反转。

其实也不是我们嘴硬不愿意承认变老,不是我

辑的习惯,我这是向著名作家郭风老师学的,他的“有信必复”是出了名的,给多少收信人去温暖啊。

早些年,我到某地拜访一位老同学,他已当了领导,短短几十分钟,我两次亲眼看到普通老百姓到他办公室反映问题,他都中断我们的交谈,请他们坐下,耐心倾听诉求。光就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在此地任职时间不短了,口碑一直很好。

细节往往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也许当事人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所谓细节确实细微、细小,却恰恰折射出至关重要的为人的风范。

模范共产党员谷文昌带领群众筑起数十条拦沙堤,留下诸多感人事迹。而每次下乡,他总要带上一把剪刀、一把铁铲,看到该修剪的树枝就随手修剪,看到需要培土的树苗就上前培土。这些细节,正是他连续三年带领干部群众,为东山岛400多座山头、3万多亩沙滩披上绿装的生动注脚。

于细微处见精神,既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视角,也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方面。

们害怕岁月的痕迹,而是舍不得那些肆意张扬的时光,放下下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那些日子充满激情、无比快乐,让我们忍不住想扭住青春不松手,再矫情几年。可一旦承认变老的事实,也不觉得变老有多可怕,它只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就像春天开花、秋天结果,自然而美好。那些“被变老”的瞬间,虽然有尴尬有搞笑,却也让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现在的我们,虽然发际线后移,但学会了沉稳内敛;虽然体力下降,但懂得了劳逸结合;虽然追不动小鲜肉,但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们可以一边吐槽“岁月不饶人”,一边笑着给孩子辅导作业;一边抱怨“老了老了”,一边时不时仍会看书追剧熬大夜,这或许就是变老最可爱的样子吧。

心态年轻才是真年轻,敢于直面岁月才是真成熟。往后,我们会继续嘴硬,不惧变老的标签,该养生时养生,该折腾时折腾。接受尊老的称呼又如何?我们可以笑着回应,然后转身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头发白了又如何?染一染照样风范十足;体力下降又如何?慢慢来照样精彩迭出。做个优雅又嘴硬的“老顽童”,不失中年人的沉稳,又有年轻人的心态,又飒又自在。

拥抱晨光

□马俊

新一天的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对我来说,早早起床,拉开窗帘,拥抱第一缕晨光,崭新的一天就会格外明亮。

我坚持早起已经有很多年了,未曾懈怠,身体里已经有了生物钟。人的身体里有一台隐形时钟,这台时钟跟大自然同频,所以每天醒来都是最轻松的状态。相比那些喜欢睡懒觉的人,早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我不会晨昏颠倒、昼夜不分。我觉得自己与日月星辰达成了默契,彼此都有种心领神会的感觉。拥抱第一缕晨光,我捕捉到的是那份新鲜灵动的气息。

清晨时分,抬头仰望天幕,依旧青蓝,有黑夜的深沉和安静。太阳升起的东方,隐隐有了亮色。当第一缕晨光温柔地投入窗子的时候,我的心好像突然间就被打开,豁然开朗。时间尚早,清晨正好,周遭还是安安静静的,正适合与自己对话,与万物低语。每天此时,我都会读书或者写作。很多人无法领略此刻的妙处,我却深谙其中的神奇密码。每天用文字梳理自己,类似一种仪式感,跟早晨洗漱一样,饱含着我对崭新一天的期待和祝福。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保持着拥抱第一缕晨光的习惯。法国作家福楼拜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他拼命工作,不接待访客,却按时看日出。这位大作家的境界让我向往,只需每日的第一缕晨光陪伴就足够了。有了这第一缕晨光,每个日子都是有意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习惯早起,他每天早早起床写作,坚持多年,不曾改变过。我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创作出了不起的作品,但完全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在晨光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是莫大的享受。你可以想象一下,世界经过了一夜修整之后,徐徐睁开了睡眼,每一个元素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空气是新鲜的,阳光是新鲜的,连鸟的叫声都是新鲜的。此时人的思维也是灵动活跃的,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就像找到了最恰当的出口一样,喷涌而出,流淌出来的都是最真挚的心灵之语。

很多人因为比别人早起一段时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人说,能够掌控早晨的人,方可掌控人生。“清晨是给大脑充电的最佳时机,可以让人获得激光般的专注力和异常活跃的思维能力。”很显然,早起者更自律,也更具备时间管理能力。拥抱第一缕晨光,不单单是

问候新的一天,也是对个人潜能的深度挖掘。第一缕晨光,会成为我们通往光明和胜利的第一个筹码。我想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应该体验一下与第一缕晨光相拥的感觉。

不过对人生过半的我来说,早起并非一定要实现什么宏图大志。一天之计在于晨,问候第一缕晨光,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每天早晨,我开窗迎接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喜欢张开双臂,与晨光相拥。闭上眼睛,细心聆听,我能听到晨光的耳语,那么亲切温柔。有时我还会在晨光里大声读书,读一首诗或一个散文片段,用这样的形式表达心中的欢喜之情。有时我放眼望望窗外,晨光中的一切都生机盎然。朝霞更加灿烂,绿叶更加青翠,花朵更加娇艳,世界之美如画如诗……

当你拥抱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心灵就跟着醒来了。晨光如友,日日相拥,便是人间好时节。



白猫启示录

□张景铤

去年,隔壁搬来张姓老夫妻,与我们年纪相仿。或许是同宗同龄的缘分,两家人很快熟络,碰面总少不了寒暄。而比邻居更早闯入我们生活的,是他们带来的白猫。

它有双琥珀色的眼睛,洁白蓬松的绒毛像团雪球,格外惹人爱。这猫颇通人性,见我们与主人相熟,没几日便把我家小庭院当成了领地。起初只是蜷在墙头晒太阳,后来竟大摇大摆地巡视。我曾看见它蹲在墙角,耳朵竖起,紧盯着排水沟出口。片刻后,它猛地扑出——不多时,角落里便恢复了平静。自那以后,家里再无鼠患。

白猫也并不总是忙碌,更多时候是抱着竹竿爬上爬下,追着蜻蜓窜过花丛,或是钻进我们丢弃的纸箱里,半天不露头。有时我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它会悄悄蜷在旁边,不吵不闹,偶尔甩甩尾巴,像个“安静的表情包”。

变故发生在夏天。我们回乡下老家小住几天,归来时一进门,就听见储物间传来细碎的猫叫声。推门一看,四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挤在旧纸箱里,不见母猫,周边还弥漫着难闻的臊味。我和老伴苦笑着对视:肯定是邻居那只猫搞的“好事”。老伴找来袋子,把小猫装好放在邻居家门口,我边清理储物间边抱怨:“太过分了,真把这儿当自家了!”

隔天清晨,白猫又像往常一样悠哉溜进门。想起那股臊味,我顿时怒火中烧,抓起沙发上的鸡毛掸子就冲过去。可它竟没逃跑,只是歪着头,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我瞬间心软,却还是把鸡毛掸子重重拍在茶几上。“喵”的一声,它像是被吓坏了,转身夺门而出。我追出去时,只看见那团雪白的身影消失在拐角。

接下来几天,白猫再没出现过。我遇见邻居老张,忍不住投诉,他却笑得前俯后仰:“老哥,你可错怪它了!我家那是只阉割过



(CFP 图)

的公猫啊!”我愣在原地,脸上一阵发烫,原来那些小猫是流浪猫偷偷藏进来的。我满心内疚,几次想找机会示好修复关系,可它却总远远避开,那姿态分明是记住了我的“冒失”。

人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留意。白猫不再来的日子里,我反而更清晰地想起它的样子:始终洁白蓬松的毛色,阳光下打理得一丝不苟;它捕鼠,却从不因此居功扰人,事了便静静找个角落蹲着,仿佛那只是分内之事;它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追一阵风,扑一片叶,或只是闭目养神,却总有种自得的安然。

不知怎的,这让我想到一些老伙计的活法。人老了有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随性,不那么讲究穿戴洗刷,家里杂物堆积也懒得收拾;也总爱抱怨,怨“人走茶凉”,怨孤独寂寞;还总爱操心别人的事,尤其是儿女家的大小事都要插一脚,最后落得不受待见、自讨没趣……白猫照出我们因尘世烦扰而渐失的从容。

如今,白猫偶尔还会来院子里晒太阳,却不再进门。我偶尔在阳台备一小碟猫粮或小鱼干之类,它愿意吃便吃,想来便来。这份若即若离的默契,反倒让人觉得自在。

不讨好,不纠缠,守好自己的节奏,也给他人留有余地。白猫用它沉默的离去与归来,给我留下了珍贵的晚年启示录。



萌宠记



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你需要开始,才能变得很厉害。



唱歌

姐姐家的大宝6岁,二宝5个月。姐姐要下楼买菜,让我照看孩子一会儿,我答应了。

二宝哭个不停,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哼着歌哄她。不久,二宝吐奶了,我措手不及,让大宝赶紧打电话叫妈妈快点回来。

谁知大宝打通电话后说:“妈妈快回来,舅舅一直唱歌,把妹妹唱吐了。”

敲门

小明坐在门口玩,一位老伯走过来问他:“你爸爸在家吗?”

小明:“在呀!”

老伯便去按门铃,但按了很久却没人开门。老伯问:“为啥没人开门?”

小明回答:“不知道。我家不在这里。”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巧治“牛皮癣”

□林建南

理空调电冰箱的,无所不有,它们像一张张“牛皮癣”,堂而皇之地招摇着、炫耀着,让人看了很不是滋味。

清洁工隔一段时间都会清洗一次,还原墙壁本来洁白的容颜。但是,刚清洗干净没两天,牛皮癣又卷土重来,继续在墙壁上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你清洗一次,他们再贴一次,这种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搅得业主们意见纷纷,却也束手无策。

后来,一位高人给小区物业出了个点子,终于让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牛皮癣”

专业户消停了一段时间。他出的点子是:让清洁工按照“牛皮癣”的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归类处理。比如疏通下水道的,你只清洗张三的,而故意留下李四的小广告,其他类别也按此方法进行。几天后,张三再次来把自己的“牛皮癣”补上,而清洁工一发现,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

就这样重复几次,奇迹真的出现了。这一次,张三依旧过来补上自家的“牛皮癣”,不同的是他会直接把李四的“牛皮癣”覆盖住。张三的这一举动,懂的人自然都懂。

当然,好戏还在后头呢!隔不了几天,你再仔细看看,不甘示弱的李四按捺不住了,并立刻进行反击,他立刻行动,用自己的“牛皮癣”盖住张三的,而且一张都不留,不给张三露脸的机会。

后来我听说了,在离我们小区不远处的一处出租房里,两拨外来人员发生吵架斗殴事件,双方都被派出所请去做笔录了。至于处理结果,我并不知道。只是自此,我们小区再也没有看到那些令人讨厌的“牛皮癣”了。